

古风今韵 史论融一：“解读美学”的当代名家

高凯征

2022年7月9日,中国文学理论界名家、美学家王向峰教授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

王向峰先生专事教育与科研工作60年,以教为本,以述为业,勤勉苦辛,笔耕不辍,与几代学子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先生的教诲之下,国家栋梁、学术精英、艺界匠华,代代璀璨。每当忆及这些学子贤达,他便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这是先生最为欢愉的记忆,这时,那总是严肃的脸上便绽放出阳光般的笑容。

先生所教,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博士生,主要是美学、文艺学、中外文论。先生所著与主编的60余部专业著作及600余篇学术论文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学术领域。他是20世纪80年代老一代学者与新一代学者持续近20年更替期间为数很少的中介性学者。当时他未到五旬,已经有了20余年大学从教的深厚学术积累,加上极强的学术创造活力,又适逢社会转型万物逢春般的学术语境,他迅速地进入美学与文艺学的学术研究爆发期,并很快以其学术成果的创新性立论、古今融合的学理视野,以及严谨且不失生动的论说风格,在全国这一领域的学术界引起反响与关注。这种情况使他获得了一个历史机遇性的身份,即在全国的各种学术会议上,他直接与上代学者交流对话,成为他们中充满活力的一员,如他与徐中玉、蒋孔阳、周来祥等都有密切的学术往来;同时,他又是后来崛起的一代学者的长兄般的年龄,加上他爆发般不断推出的学术成果及重要影响,因此居于很受尊崇的学术地位。他在20世纪末接连举办的几个全国规模的学术活动,包括学术研讨会、教材研讨会、学术期刊研讨会等,不仅获得北大中文系、北师大

大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山东大学中文系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热情参与,并且一些前辈学者也应邀而至。这不仅证明了他在美学及文艺学界学术名家地位的获得是实至名归,也证明了他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及提法,对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具有引领意义的学术效应。

先生的《〈手稿〉的美学解读》获中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是一部经过30余年酝酿、连续不断地推出要点性研究成果,不断在教学中与研究生们切磋琢磨,终至完成的力著。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从1956年最初译入我国,到1979年结入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其间经过了国内学术界的不少讨论,受西方对《手稿》研究的影响,讨论中不少误读与争论。这类误读与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中国第二次美学大讨论中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于是,怎样解读《手稿》,就成为一个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而《手稿》本身又直接涉及一系列对系统地理解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具有初创意义、延续意义乃至转化意义的重要范畴,如艺术生产范畴、劳动与劳动异化范畴、人化自然与自然化范畴、美的规律与艺术规律范畴、人与人道主义范畴,以及直接关乎美学的审美对象化范畴等,这些都构成解读《手稿》的纲要,也构成解读《手稿》无须求解的迷津。王向峰先生在长期对于《手稿》的解读酝酿与反复解读中,对各种争论,其中的重点与难点均达到了了然于胸的程度,可以说,先生对于《手稿》的每一篇的要点阐释,每一段的事例选用,每一处的例证解析,都有着严格的论点、重点及难点的问题针对性。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

论委员会准确地概括了《〈手稿〉的美学解读》的问题针对性价值:“本书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相当全面、系统的阐发,对几十年来关于《手稿》的多种观点作了厘清,明确反对源自西方且甚为流行的对《手稿》思想的歪曲,结合作者本人几十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的心得,分十七章对《手稿》的理论内容展开深入的讨论。”

《〈手稿〉的美学解读》是先生对《手稿》的解读,而这解读又是阐发,它阐发着解读者的解读根据及解读方法,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是先生对于自己的“解读美学”的建构,他在解读中建构他的“解读美学”,又用他的“解读美学”解读马克思的《手稿》。如同学术界称宗白华的美学为“散步美学”,称周来祥的美学为“和谐美学”,称曾繁仁的美学为“生态美学”,我们也可以将王向峰的美学概括为“解读美学”。解读,即对于解读对象的细读透解。在这章的是深厚的学术积累与丰富的阐释经验,对此可以概括出三个要点:解读的思维转换与融会贯通,既要对于解读对象读深识透,又要求引发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对象接受;把现实理论问题带入对象解读,使解读成为问题式解读,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及;把教学理念转化为对象解读的阐释根据,对此,先生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他的解读阐释,其重点、难点均体现取之于教学的经验根据,其中包括精心安排的条分缕析、围绕要点的旁征博引以及取于本土的美学例证。

先生是国内著名的艺术评论家,著有《审美创造的灵性》《艺术的美学基点》《艺术文本的解读》《美的艺术显形》《现实主义的美学思考》《古典抒情诗鉴赏》《中外文学作品评论》等专著。他的艺术评论研究及艺术批评实践,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两个特点也是当下国内艺术批评的不足,一是见诸批评的理论根基,这理论根基同时也是“解读美学”的解读根据,即古今中外的理论融通。先生“道”通古今,学贯中西,又将之反复酝酿地融通一体,以此作为他浑融的内在思维总体,它的博大化作为他的视野,它的精深透入他的体悟。这样的理论根据,没有长久的艺术理论修养是无法获得的;二是用于评论的艺术感受,王向峰先生的艺术感受是由他的评论思维的内在总体性焕发出来的,焕发到对于对象的艺术自觉中去,而先生的艺术自觉又激发于他的根深深厚的艺术实践,他是著有10部散文集、诗集的散文家与诗词家,他把这样的自觉导入艺术批评,艺术批评就远远避开了观念化的通病。

为写此文,翻读到先生的一篇《品读诗中的一个“碎”字》的小文,猝然有感,这正关系到我此时的心情。文中王向峰先生感叹古诗“碎”字用得如此动情,对欧阳修“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的词句,先生评曰:“势要滴碎荷叶,但又不能;真的碎了就听不到声音了。”由此想到先生生前对弟子们耳提面命的训导,今后不会再有了,随着人去而碎了——他曾那样地倾情于他的弟子,甚至面对他们的差池与失误,定会严厉斥责,但先生的诗文与理论都在,只要捧读就会听到雨滴荷叶碎而不碎的声音,那就是寰宇中不断送来的先生的心声。

梨树沟的夏天

(组诗)
大梁

山谷的早晨

我喜欢这儿——
一个叫梨树沟的山坳
干净的光从山顶照过来
穿过薄薄的晨雾

微风,只沿东西两个方向走
南北两侧的山陡峭
它们爬不过去
因此习惯了低着头看

清脆鸣叫的白鹤鸽
自如地穿过
一直仰脖子的树梢

夏天的傍晚

夏天的傍晚
现在是之前的宁静

风不敢有太大的动静
好像一动,大块儿的漆黑
就会落下来
仿佛四周的山林
就会更黑

我左手扶着下滑的花镜
在一棵槐树下
一动不动地听蝉鸣叫

我不敢分神,怕稍不注意
就看不到那块夕阳掉落下去
还听不到半点声响

午后

我盘坐在铁床上
前面四方桌上有一壶铁观音
因为热,还不能喝到嘴里
低头。左手翻书
右手茶杯

这部书一百二十万字
均匀的上中下三册
这均匀的部分
极像人相关却不同的三个阶段
我用好看的彩纸
剪一个好看的书签
但一直没夹在书中

书中有大复杂的东西
我还没有完全读透
一旦夹在书页中
不再移动
我害怕出现其他情况

这部《人世间》
没有谁能说得清楚
所以不能随便打搅

那些花

那些花,还在
它们一朵挨着一朵
一片挨着一片

零散的几朵紫色的
被蜜蜂牵回去了
一簇簇浅黄的
被调皮的风哄到了天上

夏

晨曦似白纱裙
鸟鸣是上边的几朵浅花
风吹的时候
溪水已绕过又一块岩石

我曾疑惑的已不再置疑
现在,这一切都好
光还伫立在树影旁边
有几朵直接落在空地上
三只小虫缓慢地从一片树叶
爬到另一片树叶上

沾着阳光的露水

早晨,我听到鸟鸣叫时
它并没有发现我
它鸣叫得那么好
而我刚好听得
也那么好

这时,山里的一天刚好醒来
我赤着脚刚好迈进
沾着阳光的露水中

夜里的雨声

雨水在天黑后落下来
不多,刚好把彩钢房的屋顶
敲成一支打击乐那么长

零点,歌一会,才又响起
前听
午后几乎没有有什么区别
但放在一起就不一样了
简直就像我
彷徨的前半生

屋顶的世界

更多的倭瓜藤爬上去
像一群急性子抢瓜蛋
我坐在不远的电井盖上
看它们。像是纵容

风懂、云懂,那些
越来越深的绿懂

出山后

想起或忘记什么都不重要
光线总是由远及近
又由近及远地反复跳动
其实什么也没有携带出来
又仿佛什么都揣在了身上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
将那方山水放在脚下
有事时看一眼
没事时也看一眼



千山万蝉

李萌森

“菟抱柳斯,鸣蝉啾啾。”蝉,蝉也。池边垂柳如烟,枝上的蝉儿鸣唱不已。这是夏日常见的景象。现在如此,古代也是。一只蝉,从古老的《诗经》中缓缓飞来,千年之后,栖息在万壑千山,繁衍出了千山万蝉。

在这个蝉声如潮的盛夏,我们一路向南,直达素有“东北明珠”之称的千山。千山系长白山支脉,山峰数近千,故名千山;因形如莲花,又名千朵莲花山。

我们迫不及待步入郁郁葱葱的森林。一路上古树盘虬,怪石嶙峋,间或飞瀑流泉,顿觉暑气尽消。“知了——”一声清脆嘹亮的蝉鸣,遽然传来,盈于耳际。“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一时间众人驻足环闻,屏息聆听。林木葱茏,只听一蝉起鸣,众蝉应和。先由低音步入高音,而后渐入和声……相辅相成,音韵和谐;时快时慢,节奏分明;起承转合,收放自如。那跌宕起伏的曲调,叩击着心中的郁结,卷走放不下的忧愁……忽地,蝉声骤停,余音袅袅。正疑惑间,忽又响起,这次却如山间小调一般,南山蝉起调,北山蝉相和,一曲未停,一曲又起,声震山谷。

蝉是属于夏天的,它喧嚣、热闹,但静心屏气,细品独奏与和鸣的迥异,并无聒噪感,只有一份清爽、熨帖的快意。千山瞬息万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不一会儿,阴云密布,竟然飘起了细雨。雨霏,云雾蒸腾,奇山雾里藏,日出雾生光。空山新雨后,那些参天阔叶乔木,漫山疯长,一棵棵较着劲儿向天而蹿,不由分说地成就了千山的原始森林。目之所及,还有许多倒木、朽木静静横躺在林地上,但是,千山人并不清理它们,而是任由它们日晒雨淋,任由岁月剥蚀。徜徉其间,一种脱尽尘埃气的清澈秀逸之感,顷刻间陶醉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人,也陶醉了漫山遍野的万千鸣蝉。

其实,这绵延不绝的蝉鸣,对人而言,不过就是一个季节。于蝉,则是一生。蝉的一生要经历四个不同的变化阶段:卵、幼虫、蛹、成虫。一只蝉要在地下孕育三至五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待其成虫,便攀上枝头,完成痛苦而华丽的蜕变。尔后,怀着满腔的热忱,歌尽生命的悲欢。为了一个夏天的歌唱,它们竟能在土里等待那么久,真是令人震惊。多年的等待,终于可以在一个夏季爆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难怪声音如此洪亮!朝饮甘露,暮咽高枝;夏生秋亡,终若止水。正因为早已了悟岁月苦短,生之不易,蝉才会朝吟晚歌,直至生命终结。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沿途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继续上行,一缕香烛的气味,隐隐飘来。这原始又古老的清香,静静弥漫在山中。“梵宇起中天,香岩响碧泉。虚堂清晓露,幽壑静鸣蝉……”蝉鸣声中有禅意,山上的五大禅林更是宛若一颗颗闪光的宝石,镶嵌在奇峰秀谷之中,与自然景物彼此烘托,融为一体。蝉声盈耳,梵音入怀。诗句里的鸣蝉和现实中的参禅相互交融,使古老的千山更加空灵幽静。有人说,蝉之所以为“知了”者,因“蝉”音“禅”,人生如蝉,亦如禅。虫成蝉是身体的重生,而人人禅则是灵魂的涅槃。听蝉与参禅,几为一事,几为一体。

何为禅?禅不是知识,不能靠口传讲授,只能靠心灵感悟。听蝉,也是需要用心去感悟的。人们常说“知了”,其实,世间万物,知与不知,总是相对而言,想要知道得多一些,那就得像蝉一样有一颗坚忍不拔的心,埋在土里,韬光养晦,厚积薄发。

暮色四合,流岚低垂,远山的轮廓模糊了起来。蝉的鸣声渐渐弱了,忽高忽低,时断时续,如一弦萦绕的曲子,总在远方飘逸。晚风拂来,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翻飞的归鸟,几声啾啾之后,便消失在林间。月光如轻纱般落下来,一种微乎其微而又妙不可言的柔意涌上心头。天空渐渐变成了深蓝,星星一颗颗渐次闪现。我在群山之间,星光也在群山之间,散发出迷人的光亮,给本就充满禅意的千山平添了几分神秘。

恍惚间,蝉鸣远去,宛如飘在风中的记忆。静穆的夜色中,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伤感。飘落在风中的蝉鸣,随风而来,随风而去……

静默弥漫在山中。“梵宇起中天,香岩响碧泉。虚堂清晓露,幽壑静鸣蝉……”蝉鸣声中有禅意,山上的五大禅林更是宛若一颗颗闪光的宝石,镶嵌在奇峰秀谷之中,与自然景物彼此烘托,融为一体。蝉声盈耳,梵音入怀。诗句里的鸣蝉和现实中的参禅相互交融,使古老的千山更加空灵幽静。有人说,蝉之所以为“知了”者,因“蝉”音“禅”,人生如蝉,亦如禅。虫成蝉是身体的重生,而人人禅则是灵魂的涅槃。听蝉与参禅,几为一事,几为一体。

何为禅?禅不是知识,不能靠口传讲授,只能靠心灵感悟。听蝉,也是需要用心去感悟的。人们常说“知了”,其实,世间万物,知与不知,总是相对而言,想要知道得多一些,那就得像蝉一样有一颗坚忍不拔的心,埋在土里,韬光养晦,厚积薄发。

暮色四合,流岚低垂,远山的轮廓模糊了起来。蝉的鸣声渐渐弱了,忽高忽低,时断时续,如一弦萦绕的曲子,总在远方飘逸。晚风拂来,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翻飞的归鸟,几声啾啾之后,便消失在林间。月光如轻纱般落下来,一种微乎其微而又妙不可言的柔意涌上心头。天空渐渐变成了深蓝,星星一颗颗渐次闪现。我在群山之间,星光也在群山之间,散发出迷人的光亮,给本就充满禅意的千山平添了几分神秘。

恍惚间,蝉鸣远去,宛如飘在风中的记忆。静穆的夜色中,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伤感。飘落在风中的蝉鸣,随风而来,随风而去……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在书简中相逢

张勇

夜已深,皎皎月光藏在窗纱之外,随手将书架中薄薄一小册捧入案前,顿时觉得时光慢了下来,一方广阔的天地向我展开缝隙,等我迎其向前,和某些有趣的灵魂相遇。私以为,读书是一场纯粹而奢侈的旅程,在这一路上繁花相伴,静谧温馨。读书也是一场感悟与思考的默片,在每一帧交错的镜头之中,都有思绪的升华、智慧的相融和潜移默化地成长。

今天,放在案前的这本书,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如夏丐尊所言,这本是刊于《一般》杂志上的文章,十二封漂洋远渡的信,满载朱光潜对青年人的希冀和开解。其情真挚热忱,其文朴素蕴藉,是寄给青年人的礼物,对于人生的众多阶段而言,亦有点拨引导之效。

记得我是在某个读书节从网上买了这本书,一大摞书籍经由快递员递给我手时,有种莫名的欣悦,拆封后,首先见到了这本小册。我总喜欢用“小册”来称呼这本书,这并非轻视书的厚度,而是觉得这些精致的短章,困惑时可以翻一翻,找些宽慰,闲余时可以翻一翻,像是与一位智者闲谈,字里行间,总能灵光乍现,点亮我对生活的感悟。

得遇真正能够敞开心扉,愿意以多年智慧相授,又以友的姿态同青年亲切交谈的导师,是何等幸运之事?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鉴于对先生学养的钦佩以及人格之敬仰,总对其文字作品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他所著的《悲剧心理学》《谈美》,中西融合的视阈呈现也总是带给我深度思考。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分别以“谈读书”“谈动”“谈静”“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谈十字街头”“谈多元宇宙”“谈升学与选课”“谈作文”“谈人生与我”等篇章结集成书。从标题上看,其涉及的广度可见一斑,兼之先生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以及学贯中西的知识累积,就使得这本书蕴藉丰厚,从一个小视点切入人生当下,文字之外别有一番开阔。

这本书包容量中蕴含坚定,从中能读出朱光潜对于多种现象和多样选择的包容,他不会以一种孤立的视角去诊断抉择,也不会任由外在的情景而心生妥协。在“谈多元宇宙”中,他认为,“人生是多元的。”甲之标准,未必是乙之模范,科学家探究真偽、美术家在创意丑,一切领域都能自成宇宙,彼此也可欢然而乐。同时,先生又以坚定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抉择,去寻找自我站立的方式。他提道,要选择能与兴趣禀赋相近之专业,要在宽广基础上探索于专。而且专门以一个章节去谈“摆脱”,以“摆脱”来“致志”,专心往一个目标努力,也是免除烦恼的诀窍。可见,胸怀要大,抉择要专,既可悦人,又可全己。

这本书务实中蕴含意趣。“谈作文”是笔者印象颇深的一篇,文中引得托尔斯泰修稿的例子,其天资令世人钦羨,而其付出的努力更令人深省。《婀娜小传》自初稿结束,逐字逐句反复修改,直至底页打卷百孔,模糊不可辨识。大文豪尚且如此,更何况我等普通文字耕耘者?朱光潜提道,作文要实,治学要实,做事要实,离开校园这象牙之塔,带着憧憬和抱负,还要走向“十字街头”(见《谈十字街头》),去广阔现实生活中寻求真谛。人生不是在幻想中的凌空蹈舞,须得扎根广阔的大地,才能振翅于空中飞翔。但朱光潜所言“务实”并非混入平淡与单调之中,沉入“静”的生活更需要探索意趣,正如先生所言:“能处处领略到趣味的人绝不至于岑寂”,忙碌中勾些闲雅,务实与意趣相融,于身心都有裨益。

这本书简洁中蕴藏深意。如书名《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面向读者对象是有中学程度的青年,也以青年的“朋友”自居,朱光潜以真诚的情感进行对话和交流,所用的语句质朴简洁,没有华饰雕琢,也略去了故弄玄虚之嫌。每一节文字,都是简练流畅,只要有基本的阅读能力都能看懂。作者在简洁之中谈人生感悟,谈生活思考,达到深入浅出的功效。同时,该书以十二封信信结集,每一篇都可作为独立的单元,读者既不用因为文章长度而集中耗时,又可以在琐碎时间阅读感悟。

大道至简,书中文章虽然简洁,其中亦有情与理的辩证、动与静的体悟、审美和生活的沉淀,以及做人的踏实和谦和,给予读者的是纸短意长的感触,掩卷之余,仍能衍生思考,并作用于生活。

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基因和坚定的文化自信,离不开知识积淀和扎实的足迹践行。开卷有益,读书令人心灵充盈,拓展生命的深度与厚度,阅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会给读者在光阴流转中寻得些笃定而存在的力量吧。